

類編增廣類濱文集

八十四至九十二

庫	文	閣	内
五五函	三	四	漢
一	五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三函	三	四	漢
二	五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63	
冊數		15	(8)
函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類編增廣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四上

人臣

論八篇

符堅附

淺草文庫

符堅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
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涉
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
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肥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
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
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无厭之心以天下
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
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
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内无垂長之豐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
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
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无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
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事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

王曰昝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暉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
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没周公成
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
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至而撫寧之
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
畢公曰周公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迓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文王
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多勝不顧
其後宜其斃於垂莨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
息雖有垂莨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也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免漢呂
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背之
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

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
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无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
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米枹之柄
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
祖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弟戡
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
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人未厭
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
浹得五万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
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无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
身陷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
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
王則千秋万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无祔姑之礼后感悟即日遣徐
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
不廢則死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无子

親止於姓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
曰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亡而張易之昌
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譖取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
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守子有言折衷於智者為
其數全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无惡於智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
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資後事
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
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
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
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戒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

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還
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
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崇曰此非堅故
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
關中無羊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
請車駕東而迂神主太極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
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
李林甫獨曰三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
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
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
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
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驛楊國忠
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
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唐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弼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言无二不正之謂也君子之処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算失以无妄之二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无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无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无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无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隱而論之請治籍外羨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日多張虐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

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為聚斂以迎侈心天宝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為進取之計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宗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今古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弼縫其闕而濟其危立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

直季光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弄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執賢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誣誤凶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潛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旣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上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而鎮九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勅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敗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執賢曰如士寧之惡萬榮奔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若君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

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如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无所至矣帝方苟安元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執賢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執賢之故智也然德裕之出也以隱京趙贊而執賢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執賢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執賢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執賢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執賢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无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万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出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數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无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阻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万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

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替晉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帝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元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豈非私室无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於此吾何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各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是以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許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借帝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國無量而後可以伐人冒豐以伐人敵無量則已受其災敵有量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卒疾攻之若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豐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如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声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見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倖倖視之反目崇韜深病之至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礼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礼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无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雖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歸也五賢見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非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為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谷風議

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其媿也蓋道事
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
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
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
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
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
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
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未易早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
妄語人太祖為道言其苦道行未反而周仁漢篡奪之際雖資育無所致
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漢之曾不少惜
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為伍奔之而去食微
蔽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
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類編題演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四上

類編增廣題演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下

雜論

五篇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
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治以為亂是脅其
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
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亂安而不至於危
紀綱粗立而不舉无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无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无亂則可以无
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
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无其
地譬猶欲耕而无其田欲費而无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无
於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无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
下凡可以无患而後倡佯翺翔惟其所欲為而无所不可此所謂為治
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

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藁莽樸檉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俵俵然无其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過於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

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乱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乱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棄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乱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壇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宜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厲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穡蠲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

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
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三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
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
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
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
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
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
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種
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
亂之間也徘徊猶豫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无所為
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
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
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

得為天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為良
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
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
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
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
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
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
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
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尺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
也因秦之故而不害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
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
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
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
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
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

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其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

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選相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嘗一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一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為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

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无過惟无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拂先王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之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民兵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

食其技而賞其身是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為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九鄙上不能為吏下不能為民天畀之才而无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飢饉不群起為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无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内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尽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着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吊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効首級積歲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予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不於養兵而又設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

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患屈膝以奉之雖號為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直宗皇帝親御六師勝勇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能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燕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入利尺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曹全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疆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綉之華口甘麴蘖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

約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東虛龍塞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大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類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六

制利論

王者不治夷狄

儒者必值其所習習也不正終身病焉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新說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又特甚於公羊蓋其所習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及戎盟于潛時有是事也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辭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辭而其中非必有所譏刺予奪者公及戎盟也是無所刺譏予奪者也而休必欲其有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自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治夷狄之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威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與交通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

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不當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九有所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勞傷而不能自己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申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不可之甚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託貽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宋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至者其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辭而何休之說妄也

劉愷丁鴻孰賢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三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數人之

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也益也讓於朱虎能龍禹之事非皋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能龍之所能辦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也故誠使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龍象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并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以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欲盜其名以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欲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直偽則鴻在可知而愷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

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美將以訓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數子之爲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爲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

周衰所以教民之具既亡而戰攻侵伐之事交橫於天下民失其業咸弃本而爭事於末當世之君子思所以變易其弊而不得其道取之太迫而致之無術故樊遲欲學爲農而又欲學爲圃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穡之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而何待於其餘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也若迂闊而不可行及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終以無弊者無有能過其說故夫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求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魯之亂若非徹之

所能救然而欲無飢與亂則莫若此二者何者其取利遠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漸今天樊子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非之以禮義與信出或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子之說則夫農圃之利又有可以禮義取而可以信致之道何者許子欲君臣並耕糴食殫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孟子告之以堯舜無所用心耕耘之事堯之所憂者以不得舜舜之所憂者以不得禹禹得舜舜得禹而礼義興行忠信洋溢則夫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何至區區於親治農圃之事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致農圃之功而至於親爲之者則亦見其淺迫而無術也昔先王之治民禮行而民恭則父子親而兄弟和義行而民服則勤勞不怨而役使如意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親而教化易行三德既行則民可使蹈白刃而況農圃之事哉故曰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如使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耕則夫天下之民又誰使治哉

形勢不如德

觀國者觀其德而已三代之際刑寬而政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以為隔限然而歷世數十長久而無患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而不可犯矣而其所都處關中天府之國古之所謂百二者也而不能以及遠二世而遂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然而此二者猶不可恃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蓋至於易之坎喟然而歎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其詳矣夫坎之為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為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為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也此天地之所以為險者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所謂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城池之險無以異於丘陵人之所以為險者法制之謂也且夫天下之人其初蓋均焉尔而君至於君之尊民至於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何哉此法制之力也然猶未足恃也可以制小害而不可以制大害也百姓之心去則雖有地形險固不可執而留衆怒親叛則雖有權勢法制不能服而使故必有非勢之勢

非形之形從容無為而深服於人者故於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得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缶缶相與拳曲俯仰納約於戶牖之下而終獲無咎此非以城池之所不能防刑法之所不能制而聖人為是優游退讓之德以深服其強很不逞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刈齊斷天下之民欲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而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關之刑不能總險不能拒故聖人在上必有以深結於民使英雄不可得而間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

君子為政權其輕重而量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興天下之大利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如以有小不善而廢其所大善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立也自三代之亡君臣父子冠昏喪祭之禮日以淪喪至於漢興賢君良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有益於當世也然而拱手相視而不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禮為不可復嗚呼是亦自輕而已至於元成之間劉向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

者是過而養人也。今法律之過或於殺人。然文吏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焉。故律令出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法。而不敢變先聖之禮。是亦畏聖人太甚之過也。記曰。禮之所生。生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夫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則雖有不合焉者。亦宜矣。而何至於重難之耶。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於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酉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致其節也。葬禮所以養人之終。而塞其悲也。祭禮所以養人之情。而接之於無窮也。相見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止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弟也。九此數者。皆待禮而後成者也。而今者以小節不備之故。而闕焉。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道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私。意用而天下之害起者。極於奢。以傷其生。儉者極於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弊而飢寒起。飢寒起而盜賊作。民日趨於死亡之地。雖曰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猶不可得而養也。古之養人者。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足於閭閻之下。而無所之絕。夫此之謂知本。

有也

既醉備五福

善夫詩人之為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而易愷樂。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得其欲。年穀時孰。情性和平。而無有勃逆暴慢之節。父子之間親愛悅澤。莫不相與作為酒醴。剥牛羊以祭。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君臣之間。見其君臣相悅親戚相愛。及其祭祀宗廟之禮。既事而又與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而君臣相與釋然皆醉。故為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從而深思揔觀之。以為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愚觀於詩書。至於抑與酒誥之篇。其所以悲傷後世之君。與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迷荒惑。號呼倨肆。以敗亂其德。蓋夏桀之殘。商紂之亡。未有不始於此。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禍之所以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并。則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聞急亡之患。而卒至

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而俄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脩身之人帶劍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其命而其道無由也由此觀之則是酒者五福之所由散敗而無不至而曰既醉備五福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悅於下而君臣親族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有禮謬矣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已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遠而財足為用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夫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以和易其心而又觀御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使遠云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又何足以為君子一二而陳於前哉

類編增廣顏淵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類編增廣顏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七

程試論

觀會通以行典禮

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偽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地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百數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繫彖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者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

外則管蔡讒之以爲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義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樽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刑賞忠厚之至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五君子之所志也蓋民之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以順民之所欲從者夫以君而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矣故寧委之於民以取

其復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愛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獲之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志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
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
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
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
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而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
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
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
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
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
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天史官之興宜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
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
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
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
是莊二十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文齊桓

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於後而
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
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
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
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之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
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大史
令而其權在丞相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大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
史夫推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
以勿忽哉

經史

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
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
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

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哀樂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斂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易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二云爾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

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五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入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

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公著數而黜其為說疏矣

易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水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詩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况聖人刪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鄭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煨燼之餘儒相與傳授講說而作為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其詩訓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繹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為證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為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閔宮之詩有曰君嘗與許復周公之字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禧公時許已非魯史有嘗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為嘗即魯薛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嘗與許為能復周公之字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臧俾爾壽而臧已下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君嘗與復許復周公之字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為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以為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鬴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頌其尾王在在鬴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

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何何在在藻爾或頌首或差尾或依蒲自以爲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持以爲得所猶之幽王何何在鎬爾或宣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爲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湛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持以爲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爲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爲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爲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至於伐諸鄆莊公之志不早爲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

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無此觀莊公折辱母也一以于城穎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變也殆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關國百里思召公之關國特其一事爾而序詩者遂以旻爲関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奥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爲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爲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議者歟不然何其語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證絲衣引高子及靈淫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侮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又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旌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

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爲美時養之爲錫予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時况聖人刪定之後乎

論洪範五事 圖附見卷末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原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余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見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見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

自黃帝以來知鑒者言是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見爲木以視爲火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脾實爲脾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兒兒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又之反爲潛潛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曰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爲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則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棟哲之反爲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

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為燠聰納於內則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為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万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為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

春秋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褒貶未始作也名分不

澤在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未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褒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綿綿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已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天道守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貶歟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澤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三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

風掃地蕩盡然於田常纂齊一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衰貶亦未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恒弑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亦其不足與衰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洪範五事圖

貌	木	雨	失	脾	發為貌	土	雨		
言	金	暘	得	肺	發為言	金	暘		
視	火	燠	失	舊說	肝	發為視	木	燠	今說
聽	水	寒	得	腎	發為聽	水	寒		
思	土	風	失	心	發為思	火	風		

類編類瀆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八

毀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見東坡文集五十七卷

呂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廷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諱伏讀 陛下制策九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有愚誠欲先以聞而後言 陛下之所問伏惟 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四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靖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為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憂懼矣夫無事而深慮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陛下失所憂矣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

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鑒陛下思慮至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寐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公氣荒亂邪僻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之亂而其心不之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維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自婦人赫二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踈賤之臣切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以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為蠱惑之

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謁之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一彈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甚多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病恙患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而未足以為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二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致於敗矣氣將至於大而不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主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後浮費弥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而微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田疇之

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跳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為陛下深思慮招徠流士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為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呂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以此為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天下之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弃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過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之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城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為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敵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

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屯皆廢以為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為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為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託於土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弃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賦歛寬田租宥罪戾當此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

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獨依二不忍離漢者特以文景之所
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
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
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歛
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胼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
尚以為吏之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之所以用財者果何
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
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為言也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
之費此何為者也凡今百姓所為一物以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
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
為極限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勅迅若
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為一筭以耗其所遺餘
臣恐陛下以此獲謗而失民心之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
右痛為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綉弃金玉以質為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
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

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
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為無兵官冗而未澄則為無吏古者
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為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
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兵
之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
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為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
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為兵且屯田民自
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
之所當慮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
官蠲之也籍沒之田歲三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
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
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替
年而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
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
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云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

也吏雜也更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恃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乃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大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肖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

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經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刑未措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而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疊疊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未必不美而其聲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各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皆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臣以為凡陛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郡縣之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統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郵百姓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陛下欲減省均稅而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

可使也臣觀陛下之職欲使以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九十有七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其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不品用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謂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煙氣江河百川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日月而指其必降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知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不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敗兵波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爲山旱水溢蝗螟霜

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其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不覺身動於四肢發於百脉醫者切其脉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其室捐瓦於其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清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又安和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自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爲陛下歷數天下弊而使陛下盡脩爲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揀變說者以爲非經筵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父報之殃而民覩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

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法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為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摘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為莫若先之以猛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所以為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獄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為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矢也弃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矢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敝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困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躰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

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權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賢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虛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愔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園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大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弊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貳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爲之佐陛下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天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帛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所爲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剛質直不忌不克不擇刺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昉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

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又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陛下盤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九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淺短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於聖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叮嚀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爲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之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斤斤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鷄鳴而起日食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去聲色放大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

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審其為治天下不察之意二者既行則夫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疑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為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陛下幸而留意不勝幸甚臣謹對

類編穎濱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九

策問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為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叛腰領未得九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刑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為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為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擬殿試策題二首 元祐中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不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效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復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賑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置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道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兼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持祖宗盤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惟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焉 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皇帝若曰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曰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由者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具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宮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其間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推原本統以開釋朕意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為考課矣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為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為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眾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為足矣是以問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推去其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

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襲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无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豈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以斷之

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畝不入洿池則魚鼈鰾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耻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孝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弃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謂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

之間而後士人方洋繼起。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具。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之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維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排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繫不胥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頭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溝洫之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

也。五家為比。比有比長。五比為閭。閭有閭胥。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五族為黨。黨有黨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一正。鄉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為伍長。閭胥為兩司馬。族師為卒長。黨正為旅師。州長為師帥。鄉為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為兵。一人為役。而家之處者。甚眾。而官吏卒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學者莫不求李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六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什曹為司寇。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為淺矣。膳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膳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云。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雖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
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
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
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
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於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
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
耶其明著其說

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
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
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之而
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
故天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宰而
今大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采論之不待其
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
下者無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

而守之其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
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擲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
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
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
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
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
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
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
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
今之人皆以費故弃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
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則今之所
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
著于篇

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其說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更曰凡所以

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之困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後心是以益治鳥獸并治稼穡變治鐘磬義和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民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卒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取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

南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万里夷狄不仁車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取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隣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其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舜受天下於堯故郊禋宗堯不敢廢堯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

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不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丘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它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

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岷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懼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播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享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堆其弊推本宗周旁撫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其舊以命庶士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足也其將何修

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孝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卒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外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耨錢鏹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已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其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日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万民而威四夷者亦可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不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孝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无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代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乱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獫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

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无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為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卒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卒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乱天下然則二子之卒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三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唐隋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父遠

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夫暇者歟其相與習而著其宜焉

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貴必宥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已來赦始及天下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斷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既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徭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蠲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家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見出詞氣逡巡厠堂之上而諸侯承德

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明會典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言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元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孝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孝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奔漫滅元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懲遺墜振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其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踊貴民病之矣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万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弃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切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老佛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辨其不可去之理與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隣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士大夫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无妄

取何以使文符希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逆叛任之復
國圖空虛而無數故

堯憂洪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
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
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
知耶宜有以辨之

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
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飢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
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子學韓子之言果
得孔子之意矣乎

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
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剗削傷人而肉刑自廢
漢唐之間儒者嗟嘆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
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
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

未嘗不治孝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孝者皆宗孔子孟今攷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二孔子之於
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錫
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
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
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舜命九官凡有為之政無一不卒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
之然以今之官攷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脩蓋耕耨稼穡草木
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
稷伯益之官昔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竟將逐季氏遂以失國
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弗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
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為大夫不任其
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荅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
而朝請卒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為是亦何也

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
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
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攷論其實此
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
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
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
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
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
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止耶漢唐不足
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相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相公責包茅
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劫桓公以求侵地而相公不以爲
罪成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耻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
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
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
養生而理財蓋知此矣既言三者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
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
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
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埋而盟之子路爲孔埋攻莊公
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
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善爲國者唯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負其用財也量
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
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无節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
救此蓋有卒意而辨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辨者試詳論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

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苗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音飴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異陣歟李者所宜辨之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九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君道

進策

君術一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由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嘗詔兩制之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爲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戢百官濶弊而

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姦究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御其馳驅之有方而制之有時則終日躩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

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其備也玉帛子女牛羊大馬以極其奢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趲趲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氣勇力無足畏者僂首下氣求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官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其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心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此且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士惟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若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

可無術也

君術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矣夫天下之術臣固以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由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礼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知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泰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其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以折也素畏則無以強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

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知古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則常恐於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勢無暇及我是故可與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惡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輩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辟禍是也此及

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推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三

臣聞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多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毀也是二人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

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麗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也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為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事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為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苟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已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盡殺以為義之名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

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交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罪者，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間有以赦除其罰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寔頌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下之仁義而無矜其迹以成匹夫之節，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

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惻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其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其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妄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具一身奇

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爲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論議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類墮靡逆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爲變其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而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放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辭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

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其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難。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諸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臣道

進策

臣事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大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奇而必爭。爭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

祿慶賞已得以議詩可不品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足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譚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憂也悲夫後世之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

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豈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二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思今世之不

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管子曰士不可以不彊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子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施於政令賞刑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上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

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二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竊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之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撥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豈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

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不若弃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明惟其為之而已矣

臣事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實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出時濯而既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用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器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枵然無所用

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其享與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格亡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天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存之也是以所求而必有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其勢乃曰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貢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襲之所謂西邊

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其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彊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効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不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為使之知上意之所說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臣事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

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諸侯之大彊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官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食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識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聽其將軍而將之所為雖有太姒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姒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

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人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為之効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晉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則先捐兵以與人

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五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眾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及洩其怒而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壯士固視四顧而始

不可忍矣。見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周之衰。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其得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若京師之多。士卒之趨趨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焉。以仁御兵。士不知教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其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衛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四小臣以次當遷而為之。什百之長。此其為智。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臣之所統獨有三大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教誨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

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其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僂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教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法。不能用法。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眾。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臣事六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志

得意滿無所求。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
休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
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
理昔者堯之隆替臣常以略觀之矣當堯舜之時洛水橫流民不粒食
人為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
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顧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頹而
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
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所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
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亂則天下之事幾乎
息矣若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
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
亦止於此而已矣今世之士人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
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
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
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俟乎聖人
唯其不然是以使人之有方而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
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
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覷不為不
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轉運使之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
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足者蓋
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更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人
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
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
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而不振且
御史轉運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

皆賢故臣所謂一所未及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非其內外大臣而
其擊搏群下權勢輕重本无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為御史者莫不
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
无容赦而下无宿詆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
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
遠人咨嗟无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
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覺
然皆有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
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莽鹵苟容之人蓋上之
所以使之至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不命
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无難而其不能者退
斥罷免不免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
坐默然无所發掘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
而徒取人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
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奉

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其為常吏更法
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上之人
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无賢則亦不至於紛乱而不治
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
以自伏而不得其処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臣事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
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賤富貴
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歟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
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吏胥隸
僮奴僕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
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均貸鄰里之貧民薄
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効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
之所致也臣聞子丁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

王錢敝此其辜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尽力有死而无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官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无變方其平居无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奕布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其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二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位朝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嘯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

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豈不欲以邀人哉位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備具而已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吾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先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授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奔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吏之法其亦无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

後任以爲太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其區非其區矣
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
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
以下不得邀其上而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
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
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
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
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
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
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
本末而以爲礼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
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礼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
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

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
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之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
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妨於天下之私
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
所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无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
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
而无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制於北生
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
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
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歎咨嗟不能以自安更卒送
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
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
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永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
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
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遷其鄉里雖

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其近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无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乱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无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无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欲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焉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外之數百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多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无疑施之後世

而无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无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人之道歟今夫天子之天下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主夫為之者在於下大者為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為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為之操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闢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其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而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尽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畧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為吏无祿以養其身而无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為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

者无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
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无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
以无名而爲之此豈事不求其情哉夫天子幸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
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无所不在
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
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无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
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
之人驅其无祿之身而遇之有祿之法恬而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
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
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无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
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无祿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
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无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
東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漢已來其法始
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
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奉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

以明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
者甚薄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无所畏忌刑之
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以爲吏此有以
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无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
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无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
類者矣



